第1章 凡俗所遗

　　卫宫士郎并没有预料到会在这种环境下见到远坂樱。两人的交集并不多，除了同在弓道部以外几乎可以说是零。尽管友人间桐慎二似乎对她有点兴趣，但是也不知为何从来不肯采取任何行动。尽管不能说是校花倒也在穗群原学院有点人气，维持着不大不小的交际圈，可以说是再为普通不过的人。诚然，远坂家作为本地的大地主很有名气，父母双亡也可能引来同情，但是她似乎很快就能够使人忘掉这些事情，接着让自己完美的融入人群之中。因此卫宫士郎很难想象出她有什么特别之处。当然，这并不是说她很平庸，而只是说她似乎没有什么特色。如果说仅有的的特殊之处的话，就只有两点，其一是其在物理方面的非凡天赋。据知情人宣称她似乎和学校的物理老师讨论过什么叫做狄拉克符号的不明物体，其二则是她和校花间桐凛之间那若即若离的关系。

　　间桐凛有着黑色的长发，如同深海一般暗蓝色的眼睛，一双长腿更是对于青春期的男性极具杀伤力。然而不幸的是她的性格几乎可以被称作带刺的仙人掌，说话看似彬彬有礼，然而若是想要与其建立更为亲密的关系，则会立刻意识到两人之间仿佛有着利剑的阻隔一般，对话会被对方以几乎自毁的方法引向无法进行的地方，这使得她很快便在学校里被人孤立。唯一维护她的人似乎只有她的弟弟间桐慎二，但是就连后者也很快放弃了。但有趣的是，她由于某件机缘巧合的往事而和士郎关系不错。但是士郎曾经有几次见到远坂樱主动去和间桐凛搭话。每当这种时候，间桐凛都会摆出一副扑克脸的样子，想出各种借口试图打击对方的热情。但是樱却总是显得十分固执的样子。

　　“……那么就假装从头开始不就行了？”

　　“你怎么就是听不明白呢？从根基上就已经不行了……”这是士郎唯一一次听到的两句话。不知道为什么，尽管凛说这话的语气十分恶劣，几乎可以说是在斥责对方，但是士郎却觉得她看上去十分的害怕。

　　但是这并不是伤感的时刻。这是一个不那么平常的夜晚，而远坂樱实在是太过平常，以至于当她在那个手持双剑的红衣男人的身后出现的时候，反而成为了最不平常的人。红衣男人的胸口看上去被那个自称Lancer的少女的不可见的利刃划开了一道口子。

　　“你犹豫了啊。”Lancer冷冷地说道。

　　“哈，可能是因为天气吧。你可没必要担心对手吧。”红衣男人似乎并没有改变他那讥讽的态度的打算。

　　“大话说的可真好听，那为之付出性命的觉悟也该有了吧。”

　　“等一下，Lancer。”Lancer正打算往前继续突刺的时候卫宫士郎叫住了她。

　　Lancer听到他的命令，尽管手里的动作停了下来，但是依然保持着戒备：“御主，对方已经受了伤，实力被大幅削弱，我判断这是提升我方胜算的机会，给我许可让我摧毁敌人。”

　　“啊，学长，晚上好，真是没想到你也会参加这种事。”樱似乎并没有介意Lancer的敌意，只是她的脸上露出了失落的苦笑。卫宫士郎知道有什么不对，但他最后可以说出来的话只有一句：“远坂，你为什么在这里？”

　　“圣杯战争开始了啊，既然学长召唤了从者，那不是应该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吗？”

　　“御主，认识的人反而最为危险。在这种时候犹豫可不是好选择。”

　　“你的主人叫你停手了哦。”

　　“切。”Lancer咬了咬牙，仍然没有停止敌意的架势。

　　“抱歉，但是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不管是圣杯战争还是什么从者还是什么职介。我只知道我们现在不应该进行无意义的争斗。”

　　樱先是愣了愣，接着叹了口气：“学长你可真是好懂。那好吧，我给你讲讲到底圣杯战争是怎么一回事。看在这份上能不能也帮我个忙？今晚让你的从者收起武器，我们暂时休战如何？”

　　卫宫士郎叹了口气，他有一种预感，这个夜晚会十分的漫长。

　　卡多克在冬木度过的第一个夜晚并不舒适。这座城市仿佛和他过不去一样。只是喝了两口柳洞寺的水就在马桶上度过了两小时。但是从者召唤好歹还很顺利。Caster似乎有些交流障碍，总是和他保持着距离。但是他并不在乎，他只是想着不要引人注意。这才第一天，以后有的是时间培养感情。最重要的是规避战斗。自己很弱小，只需要稍微一点压力就会崩溃吧。再加上这个愚蠢的毫无平衡性的圣杯战争系统里的“对魔力”设置，Caster简直可以被称为弱小的可怜。卡多克翻了个身，想了想，感觉这个晚上注定因为倒时差睡不着，所以爬起身，掏出随身的笔记本。说到底这个本子因为预防丢失所以也记不了什么重要的东西，他也只是偶尔记上一些需要干的事情。目前上面还没做的事情有一大堆，做完被划掉的东西却没几个。如果他没有记错的话，这个本子是在六个月前因为什么活动在街边被人送的。物尽其用的他就顺手把这个本子当成了记事本。六个月以来他划掉的事件却只有五个，剩下的事项里面不管是找钢琴老师，还是买专辑都没有一点落实的意思。时钟塔的生活对于他这个边缘人来说并不繁忙，他只是不愿离开自己那狭小的洞穴去外面接受阳光的照射而已。身处异国他乡，距离自己认识的人的最近距离是多远呢？一千公里？五千公里？

　　卡多克只是觉得自己想要找个人说话。

　　“Caster。”愚蠢的名字。日本人愚蠢的起名品味。他们如果想要用英语来命名系统的话好歹应该真的学点英语。然而不，就连爱因兹贝伦那帮德国人身为日耳曼语系的同胞居然也想不出来什么好一点的称呼。说到底魔术师用sorcerer称呼不就完了吗？saber到底是哪个蠢货发明的词？他们干脆叫这玩意军刀算了。卡多克把这些不知从何而来的怨念驱逐出脑海，用念话继续说道：“阵地状况如何？”

　　“布置完毕，御主。我生前并没有行使魔术的充分经验，请您谅解。您要检查一下嘛？”

　　“不了，我也不是什么优秀的魔术师，在这种事情上我还是相信你的判断的。话说圣杯会告诉你你力量的使用方法吗？”

　　“这种具体的事情是不能知道的。”

　　“……圣杯可以告诉你什么是摇滚吗？”

　　“这个可以。”

　　“你能背诵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全文吗？”

　　“如果我请求的话好像可以。”

　　“那你是东南亚的人吗？”

　　“不是，怎么了？”

　　“你能烹制东南亚的菜吗？”

　　“……不能。”

　　“什么鬼系统。”

　　卡多克感到念话里有一些波动，对方似乎觉得很好笑的样子。

　　“魔术如果讲道理就不是魔术了，御主。”

　　“他们在学校可不是这么说的。”

　　“你看上去可不像什么好学生。”

　　“真可惜，我可是很努力的。”

　　“……”念话又有了波动，这次对方似乎有些紧张。“有敌袭。”

　　卡多克克制住骂脏话的冲动一跃而起。为什么敌人会这么快就找到他的据点。接着他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Caster选取了市内最好的魔力点作为据点，但这一情报对于所有其他的魔术师都是公开的。也就是自然地，他们会认为caster会在柳洞寺驻扎。就算caster不在这里，确保这一据点不被其他人占据总是好的。更不要说山上那个诡异的结界，占领这里的地势优势可不仅仅存在于地形上。Caster在勘探这里的时候提到这里的天然结界对于外来者具有很强的压制效果，但是效力能够到什么地步呢？来袭的是什么人？应该不是assassin。如果是berserker的话还算好说，如果是三骑士——

　　现在没有时间了，必须拒敌于外。卡多克知道caster并没有拉开距离的方法，速度不快，因此如果对方近身的话便会陷入不利。“你能拖延时间吗？不要暴露位置。”

　　“御主，你不会想要自己去和对方交战吧？那是不可能的——”

　　“我知道，但是你是更好的魔术师，我先去探清对方的底细，才能够保有优势。如果我方先暴露了情报的话会陷入更大的不利当中，我会想办法保住自己的这条狗命的。”

　　“……明白了，别对自己太苛刻了，御主。我会保护你的。”

　　“嗯，关键时刻就交给你了。入侵者只有一组？”

　　“是——等等，在东侧和西侧同时出现了反应。强度都不是很高，但是属性十分类似。”

　　“保持监视，不要直接攻击，不能确定他们和第一组的关系。如果有必要的话用陷阱干掉他们，我出去了。”

　　卡多克走出山门，台阶上，一个穿着白色皮衣的女人正站在一棵树上向他投来不满的目光：“小哥你也太不解风情了，居然藏在这么高的台阶上面，搞得我为了找到个不被你俯视的位置都这么麻烦。”对方说的是……好吧，他没有注意，似乎对方也在使用念话？说真的，这个语言系统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了方便随便设置的？总不会全世界人都会学会说日语吧？那他们会古日语吗？她到底说的是什么语言？自己怎么就听懂了？卡多克意识到自己自从来了冬木以来就在不停地胡思乱想。毫无疑问，本地的空气对健康有害。他真的得考虑多睡点了。

　　是从者。毫无疑问。但是是什么职介？不可能是berserker，也不是assassin，那么就有对魔力。什么等级？如果是saber或者Lancer会怎么战斗？会直接攻击吧。Archer会……远程狙击？那么是rider吗？不对。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archer只会射箭或者saber只会砍人。所以本质上还是什么信息也没有吗？

　　Caster，那边情况如何？

　　分析显示入侵者和正门的从者具有类似的性质，是如同分身一样的存在。应该是对方具有创造分身的能力。但是彼此之间没有魔力连接，这是经过魔眼确认的。

　　可以消灭吗？

　　已经搞定了。

　　“不知名的从者啊，”卡多克放弃了思考，决定用自己那并不很熟练的日语说出完全违反语法规则的句子，“这里并没有你所寻求的东西。无论是强敌还是弱小的对手都没有。有的只有麻烦。你也注意到了，这座山对于我方是有利的。我并不是自信心充分的人。但是我也知道，如果你贸然进攻的话恐怕会付出与收获不符的巨大代价吧。让我们暂时相安无事，并请为我向你的主人致以结盟的请求，可以吗？”

　　御主，这么快就要屈服吗？你对我的能力不信任吗？

　　抱歉，caster，但是现在我们的情报真的太少了。在现在我们不适合和其他势力产生直接冲突。请你谅解，并相信我。

　　……好吧。

　　“切，”女人露出不屑的表情，“本来看你姿色不错的，没想到是个胆小鬼吗？那么的话，就更有直接干掉的必要性了。你的从者在哪里呢？说不定可以被做成不错的玩具呢——”女人猛地一跃，从树上闪开了从山后发射的魔术弹。但她所站过的树枝已经被冻住，在她离开时的冲力下变成了碎块。接着她在落地的瞬间，又猛地挥动手中的鞭子，击飞了从四棵树上同时射出的魔术。

　　她注意到了吗？卡多克一边后退一边想。

　　……不清楚。反应速度很快是真的，但是如果是她不能注意到的呢？caster在卡多克的身边显形，女人猛地冲向前，接着停住了。

　　“无聊，反正那个家伙只是说让我来柳洞寺确认一下有没有人，而且看上去的确得费不少力气。晚上这么长，说不定还能遇上别的好男人呢。”她转过身，向外走去。

　　“你害怕了吗？”

　　“少在那里虚张声势了，caster。”女人露出爬虫类一般危险的的微笑，“站在那里的不管是你还是你的御主现在都已经被置换成了魔术陷阱我早就看出来了。如果我想的话我早就把你们揪出来了。啊，看着你们被调教完的样子应该挺有意思的，但是我那个御主可是个无趣的人哪。和我拿着令咒说什么见好就收。再见了，小姑娘，下次你早晚都会变成我的宠物。”说着，女人便走下台阶，消失了。

　　“……御主，你的手在颤抖。”

　　“啊，抱歉，”卡多克扭过头，看向caster，“你也没好到那里去吧。”

　　“这是战意高昂的表现。”

　　“……真的假的。”

　　“我的魔术用来让你罚站可是绰绰有余。”

　　“那我可还是敬谢不敏。你觉得那家伙什么职介？”

　　“并不重要。但是她是个很麻烦的对手。在我解决掉那些士兵的时候，她没有一丝一毫的动摇，也就是说，她很有可能具有以很低的成本创造士兵的能力。”

　　“这种奇怪效果的宝具，三骑士不太可能吧？据说上一届的rider也有召唤士兵的能力。是rider吗？也就是说，是以速度和领导力占优势的人物吧？那家伙看穿了我们的临时战术，是很熟悉魔术吗？还是战斗直觉？”

　　“不管哪种都十分的不妙。御主，我们的情报已经泄露了。”

　　“……应该得结盟了。Caster，你愿意支持我吗？”

　　“……我相信你的眼光。”

　　卡多克靠在墙上长舒了一口气：“今天下午你刚被召唤的时候还总是躲着我，我还以为我被讨厌了。”

　　“我可没说不讨厌你。”

　　“我又那么糟糕吗？我承认我能力是平庸了点，长相是普通了点，住所是寒酸了一点，但是——”卡多克转过头，发现caster正在憋笑。他很想给这个白发的女孩一个爆粟，但是最后只是觉得自己没有那个力气。于是叹了口气，别过头。

　　“早就和你说了的，御主，别对自己太苛刻了。”

　　卫宫士郎从教堂走出来的时候Lancer依然站在她原本的位置上。那件黄色雨衣在没有多少灯光的街上显得颇为亮眼。他知道自己已经没有退路。他向自己的搭档阐明自己的决心。樱只是在一旁远远地看着。她的从者已经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据她所说，那就是所谓的灵体化。当然，并不是说不会受到伤害，只是无法被探测到而已。如果收到区域性攻击仍然会被波及，某种意义上更为危险。卫宫士郎并不知道她为什么要如此细心地指导他，他只是在最后向对方道谢。“你还真是个好人。”在和平年代这句话实在没有什么价值，充其量也就是句客套话。然而现在他们正身处一场“战争”当中，所以平凡的话语似乎也能被赋予不同凡响的意义或感情。他并不知道对于樱来说这有可能成为她觉悟不足的证明。但是此刻的他只是凭着无知者无畏的莽撞坚持着自己过去的行为习惯。尽管樱说他们第二天就会成为敌人，但是卫宫士郎对于这句话的意义缺乏认识。他只是简单地认为某些事情是不应该发生的，但他也知道自己只是在白夜做梦。然而对于某件事的了解往往与实际的行为相去甚远，如果人类可以将他们的所有理念和警告都融入他们的每一个行为之中，那么就不会再有失落，也不会再有愿望，更不会有圣杯。有的可能只有那注定的命运。当他们在街角准备分开的时候，所谓的命运便呈现在了卫宫士郎面前。他的脑中依稀记得面前的白发女孩在白天似乎对他说过什么。“大哥哥，再不召唤出来的话……”

　　女孩自称伊利亚斯维尔·冯·爱因兹贝伦。这个年代还保留了旧德意志贵族做派的魔术家族，爱因兹贝伦，至少在繁文缛节方面。越是老的家族就越自以为是，也越不可能从过去的习惯中改变，草菅人命可真有一套，派小孩子来杀人。远坂樱的讽刺在对方看来不痛不痒。

　　等到berserker把你的头切下来的时候我会给你个好位置的，到时候看看你的那条烂舌头能不能说出几句好话。女孩骂起人来倒像个大街上的流氓，怎么难听怎么来。这种原生的残忍让卫宫士郎在朦胧之中意识到她的确是个孩子。如同孩子一样无垢，如同孩子一样天真，如同孩子一样残忍。

　　女孩下令了，猎狗从锁链中被放出了。Berserker的长枪刺来的时候，卫宫士郎并没有那种时间变慢的感知，他只感到一阵劲风刮过，黄色的雨衣落到地上，Lancer便已经与berserker交手数合。Berserker身材修长，动作迅猛，手中挥舞着一杆大概是红色的长枪。由于其速度过快，在士郎的眼中只有残影余留。他在无意中看的出神，竟忘记了自己身处战场之中。尽管Lancer手中的武器始终保持着不可见的姿态，但是berserker却仿佛看的一清二楚一般。从Lancer的名字来看，这应该也是一杆长枪。只有当樱把他拉开的时候才发现爱因兹贝伦家的小女孩正向他缓步走来，身边两三只银白色的在暗夜中依然熠熠生辉的小鸟相伴。她没有说话，但小鸟已经仿佛心意相通一般向他们飞来，樱的那一下让他勉强躲开了从小鸟身上射出的光弹。樱举起右臂，从掌尖射出暗红色的魔术，但是只是让对方轻易地在空中张开了一张银白色的网挡了下来。

　　“学长在发什么呆？赶紧跑啊。这可不是半吊子能插上手的地方。”

　　“不行啊，但是Lancer还——”

　　“Lancer已经有了觉悟，学长才是，不能让她的觉悟白费。我已经命令让——”樱的话还没说完就被爆炸声掩盖，随着爆炸声而来的是箭矢的破空之声，接着爆炸声再次响起，但是对于berserker来说，archer的狙击仿佛一阵微风一般，他轻松地从烟尘中跃出，长枪一挥便将Lancer挑起。在他的技巧之前，Lancer只能勉强招架，没等Lancer调整身体，berserker便已经抵达了Lancer的上空，这次卫宫士郎看清了，在狂战士的长枪上已经遍布了丛生的如同骨刺一般的红色凸起。此刻他握在手中的已不再是一根长枪，而仅仅是一根狼牙棒一般的凶器。他只是在空中以肉眼不可见的速度快速挥舞了两下，archer射出的第三波狙击便被挡了下来，随后他又立刻将手中的武器向下如同棒球击球手一般挥向Lancer，Lancer便被狠狠地砸到地上。Berserker再度趁势追击，Lancer左手撑地，猛地闪开了对准她躯干的突刺。随后单手在空中以利刃刺出，berserker用双手撑住长枪，挥动身体踢开了Lancer的刃尖，随后立刻恢复进攻。

　　但这一切在卫宫士郎的眼中发生的太快了，他只是无奈地看着Lancer的守势在berserker的压制下逐渐崩溃。地面上被连续的砸出大坑，berserker的速度远远地超过了Lancer的速度，就算想要拉开距离也会立刻被对方追上，更不要说解放宝具。更何况Lancer在一天晚上经历了三场战斗，恐怕已经到极限了，这样下去的话，Lancer终究会被berserker杀死吧。不行，不应该的，她作为更有能力的至少应该活下去，至少不应该被自己的不中用拖累。但是，怎么才能帮到她？

　　终于，在某一个瞬间，卫宫士郎意识到双方的动作慢了下来。

　　Lancer的肩膀上，胳膊上，右腿上已经有了七八处伤痕，而berserker则仅在左腹的位置有一道浅浅的划痕，就算是archer的攻击也没有改变力量的对比。Lancer将会输掉，显而易见。Lancer 的双手架在空中，与berserker僵持着。似乎她的无形的长枪与对方的枪上的棘刺纠缠在了一起。

　　伴随着另一阵呼啸声，archer的射击再次抵达此处。Lancer一声闷哼，手上加大力度。在那一瞬间，士郎仿佛看到围绕着她长枪的风停止了呼啸，一道光从枪身上射出，想必那一定是某把象征着权势与力量的名枪吧。接着无形的风如同大炮一般凝聚在Lancer的枪头向berserker激射而出，berserker的后路已经被archer的箭矢封锁，这一击便会分出胜负。就在那一刻，卫宫士郎感觉到自己的魔术回路如同感应到了什么一般隐隐发出酥麻感。然后他意识到了archer做了些什么：“那家伙——”

　　但是，berserker只是一压枪尖，枪上的棘刺便顷刻间消失了，berserker从束缚中挣脱开来，头一偏，躲开了致命的一击，接着将长枪向前掷出,随后立刻转过身面向箭矢。起跳。然后卫宫士郎只知道自己在跑向Lancer，远坂樱在他背后一边躲避着伊莉雅的攻击一边转过头，向他叫喊着什么，然后是巨响。

　　卫宫士郎被箭矢的爆炸的气流吹出了十米远的距离，Lancer看上去被berserker的最后一击刺穿了腹部，但是依然用手中的长枪维持着站姿。但berserker则看上去要惨烈很多。身处爆炸核心的他失去了一只左臂，上半身几乎被完全烤焦。左眼看上去是瞎了。

　　应该死了吧？

　　伊莉雅的脸上露出不悦的表情：“真是没想到，看上去你召唤出了很有趣的从者啊，远坂。”

　　“怎么，还要继续吗？你的从者那个样子。”樱丝毫没有放松戒备，她知道自己只是勉强与对方持平，只要对方有了确切的杀心，她头发变成的剑刃早就会刺穿自己的躯干了，但是对方只是像猫一样玩弄着自己。迫不得已的话……

　　“今天就到此为止，我对你有点兴趣了，大哥哥。”伊莉雅转向士郎，“别轻易死了，我还想下次再玩呢。走了，berserker。”说着，便转过身。

　　“等等——”士郎的心里全都是疑问，她到底是谁，为什么要针对自己，但是远坂樱伸出手，拦住了他：“学长，看那个从者的左臂。”

　　卫宫士郎愣住了，他看到那个男人的左臂已经长出来了一半，并且血肉正持续增生着。

　　Lancer一瘸一拐的走了过来：“从者是由魔力构成的，基本上来说，只要不是被破坏头部或者心脏，就可以再生，但是那个速度……”

　　“Lancer，你没事吧。”士郎只是看到了Lancer身上的伤痕。“真是的，那个archer在搞什么？”

　　“我已经批评过他了。那家伙真是的。”樱走近他们俩，“但是说真的，学长你刚刚太乱来了，那种情况下可是会没命的。”

　　“我还好，berserker的最后一击正好把我推出了爆炸的核心范围。而且我有直感，就算看不见的攻击也可以通过第六感探查到。你听到了樱说的了，御主，你到底在想什么？为什么要接近我们的战斗，你不要命了吗？我们从者是必须依托活着的御主作为锚定点才能存在于这个世界，如果你死了的话，我也会消失的。所以以后绝对不准这么干。”Lancer的语气十分认真，显然十分担心的样子。

　　“抱歉，Lancer，但是我只是想帮你一下。而且很奇怪吧，不是吗？你作为女孩子却要去战斗成那个样子，而我却什么也做不了。”

　　Lancer叹了口气：“御主，你不要再说那种幼稚的话了。你看到的只是假象。从者只会以生前最适合的姿态召唤出来，但他们都是死人，他们的知识和经验远超过你。我现在看上去对你来说是什么样子？一个年轻的女性是吗？但是我可比你要大十岁不止。况且你是在说在战场上男女有别吗？御主，在国家破灭，民族被蹂躏的时候是没有差别的。要么战斗，要么死，有力量的人保护没有力量的人，这才是唯一的原则。男性保护女性只是因为一般来说男性是有力量的人，但把这作为标准就是本末倒置。”她直起身,迎面对上士郎的目光：“拥有力量与否是我们不能选择的，但我好歹可以选择我愿意做什么。御主啊，我愿意保护你，而你更应该去保护那些你可以保护的人，这才是正确的，明白了吗？”

　　士郎被她的这番道理弄得一时有些反应不过来，最后只是说：“我搞不懂那些大道理，但是……但是……如果我可以打赢你呢？”

　　“我很欣赏你的这份上进心，但是，”Lancer的眼光变得冰冷下来，“你是赢不了我的。”

　　“……”士郎低下头，他一时想不到该说些什么。

　　“感谢你们的协助，樱，如果没有你们的话，我很有可能死在今晚。”Lancer向箭矢飞来的方向点点头，表示感谢。

　　樱只是苦笑道：“哪里，archer说那个berserker显然具有针对箭矢防御特化的能力，刚刚那个计策没有杀死他就已经是我们的失败了。怎么样，学长，愿意结盟吗？原本打算明天就分道扬镳的，只是现在情势所迫，那个家伙十有八九还会再回来袭击吧。这次我们能活着只是侥幸，下次说不定那个伊莉雅就不会再手下留情了。我的archer的攻击对于那家伙完全无效，而Lancer则太过于勉强了。”

　　“……”

　　“御主，你怎么看。”

　　“我知道了，”卫宫士郎抬起头，“虽然我还是很难想象和伊莉雅战斗，但是我想至少远坂应该不会做错，我愿意和你结盟。”

　　“是吗？学长别忘了我可是魔术师，我们可是不顾俗世道德的那种人哦。”

　　“如果那样的话到时候的话我就会阻止你，纠正你。”士郎只是坚定地说道。

　　樱愣了愣，接着捂住自己的脸，低声自语道：“果然没有看错啊。”接着她伸出手：“那么的话就这么定了，至少在打倒berserker以前，请多关照。”

　　间桐慎二从厌恶中醒来。

　　如果说要评选冬木市最虚有其表的建筑的话，间桐慎二认为自己的家一定可以排上第一位。从外面来看，这只不过是一栋老旧的凋零着的给人不祥之感的阴郁宅邸，然而里面呢？谁能够理解那个被他称为爷爷的人的疯狂？谁能理解他间桐慎二过着怎样的生活？昨天晚上被他称为姐姐的那个人不知道脑子出了什么毛病，在床上花的时间比平时多了一倍，现在他的腿几乎快要无法支撑他的身体。他望向镜子，蓝色的头发乱七八糟地贴在头上，眼睛下面的眼袋有些肿，就凭这张愚蠢的脸他倒也能在学校吸引不少女生，可是她们懂些什么？虚有其表的东西还不够多吗？也就那个叫美缀绫子看上去肚子里算是有点货色。但是她又经历过什么？该死的，该死的，该死的。

　　凛似乎已经出门了，他的姐姐自从来了这个家以后就从来没有在任何东西上放过他。哟，慎二啊，这个小姑娘叫凛，从今天就是你姐姐了。他难道没有想过想对她好一点吗？可是对方是怎么回报自己的？那副爱答不理的样子，自己一时冲动不过是打了她脸一下，她可好，居然不仅打回来，还把自己打成那个样子。从那天起他就没过过一天好日子。好不容易在学校交了个朋友，结果还被她给抢了，卫宫那人实在是没脑子。

　　还有昨天晚上那事，她从来就没有给过他好脸色。难道他间桐慎二就愿意当这个泄欲工具吗？明明是她自己把持不住自己，到头来她的表情却好像都是他的错，这还有天理吗？他还能怎么办？享受这过程当中的快感吗？至少可以弄疼她这一点上他还觉得自己总算不完全是个受气包。可是她那眼神好像总是高人一等的样子爷爷，你在做什么？凛呢？

　　啊，慎二，你也该有点用处了，过来。爷爷，那些虫子是哪来的？

　　慎二哟，你不是很想继承间桐家的魔术吗？那就过来啊，你马上就知道间桐家的魔术了。

　　爷爷，我害怕。

　　别担心，它们不会接近你的，因为你没有丝毫价值。

　　爷爷，你不是说……

　　人总有一天得接受现实，凛这胚子不错，再怎么着也比你有用，虫子也喜欢她的身体。你要是进去了怕不是得让虫子都躲着。

　　她可真是高人一等啊，原本自己整天研读魔术典籍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有一天能够变成个有用的人好让人刮目相看，让人们知道自己作为间桐家的继承人也是个男子汉，能干出一番事业来，她来了以后却把什么都给夺走了。脏砚爷爷，呸，就这种人也好意思被叫做爷爷，那个扭曲的恶心的老怪胎。他干过什么好事吗？他只不过把自己看作一个杀起来都嫌麻烦的污点。还有间桐家那所谓的魔术，去他妈的吧。那堆恶心的虫子在她身上倒不错，要给他他还不稀罕呢。

　　他又看了一眼时间，见鬼的，倒也不是很晚，还得做该死的便当。凛那混蛋，要是会做饭的话好歹也让自己沾点光啊。自己好歹也是她弟弟，要不怎么说一点感情也没有呢？外面来的就是外面来的。哦对了，那个什么圣杯战争好像又开始了。十年前就有过一次，那次那个叫做雁夜叔叔的人回来也不知道为了什么累死累活地折腾了半天，最后还不是喂了虫子？自己找罪受。他妈的，最好所有人干脆都死掉就好了，活着也是受气。都去死吧，该死的爷爷，该死的凛，还有所有那些忘恩负义的家伙，还有该死的■■。这么想着，他拖着步子向厨房走去。